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六

序三十八

雜序二

續書序一首

四分律宗記序一首

揚州看競渡序一首

神龍曆序一首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一首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一首

衡嶽十八高僧序一首 開元大衍曆序一首

續書序

王勃

叙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  
萬人以察揚于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燮理情性平章  
邦國敷彛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綱維

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略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  
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附之行  
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  
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  
迄于周漢風一無此字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  
舉神明不勞一作營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  
易簡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奧久而  
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玄覽傳達孰能爲此哉  
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  
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爲家  
標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

人文垂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  
踈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  
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旣沒文不在茲乎遂約大  
義刪舊章續詩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脩元經正禮樂  
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  
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  
乎賢聖之述豈多爲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  
亂未行于時歷年未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  
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  
茲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不烈圖終休緒廼例六經次禮

樂叙中說明易讚未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祇祇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誅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殉前人之不繼是懼聞疑者承命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脩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奧旨泉源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泊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晤者將有得於斯文乎于時龍集閣茂勉踵前脩在

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四分律宗記序

前人

昔在調御利見迦維光宅淨都撫臨法界仰揚垢路之業以疆理情田闡導毗尼之藏以隄防性海二邊雲徹方知實相之尊十刹風行乃識真如之貴將使龍象緇服維明克允鷲鷲玄明有耻且格五篇垂範豈同訓夏之科七聚分宗寧比歌虞之制功存離欲道在降魔仙苑創基因善果以調物提河城跡憑淨戒以為師誠拯溺之舟航而禦黠之銜策者矣故能莊嚴百福粉繪三身摧憍慢山拔生死樹覆篋菩薩之道濫觴正覺之源除惑箭而斷愛枝銷恚刀而解疑網自銀棺拵耀金杖殊珍五師烟騰四分雲

謫波離睿旨明而更明飲光妙跡盛而愈盛其後卑摩覃  
思猶沉赤水之輝惠遠研精尚玷玄巖之彩遂使瓊編浩  
汗利涉迷於要津瑤軸紛綸登高暗於飛陛熟習者博而  
寡用志學者勞而少功七衆所以遲廻八部由其大息不  
應冥發睿感潛融爰挺異才式扶象訓有西京太原寺索  
律師俗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殷霸洪胤周藩茂族八鸞  
與四牡競馳紫繪與青蝸編疊照六軍卿冑績著於鍾彝三  
傳儒門業流於訓詁律師冲襟霞映峻局霜淒筠抱顯於  
髫齡蘭芬凝於卣齒由是糠粃禮樂錙銖名教以堯舜為  
塵勞以周孔為桎梏爰依白法遂托玄徒探鷲嶺之微言  
得龍宮之秘藏咸亨之祀椒房諒陰捨槐里而構卷一作

一作勝

園因金穴而開銀地伽藍肇建號曰太原明陽一作湯所及  
咸收時望自價隆康會譽重摩騰竺法猷之苦節支道林  
之遠致將何以發明禪宇光應綸言律師乃以道衆羽儀  
釋門棟幹粵自弘濟來遊太原經行德人於斯為盛既而  
懼六和之紊緒悼三聚之乖宗稽法令之遺文討惠猷之  
舊業網羅一作網維近護吞含覺明原始要終探賾索隱爰夷  
寵贅剪截駢枝收絕代之精微詰徃聖之紕繆葭灰屢變  
槐燧驟遷開遮持犯之異同廢立止作之輕重故以該象  
牙之扇窮貝葉之圖鑱研刊削五載而就名曰開四分律  
宗記凡十卷三十七萬六百三十言律師又以為仲尼述  
易申妙典於繫辭元凱談經託餘文於釋例爰因多暇更

輯舊章牢籠秘密之宗發揮沉鬱之旨名曰開四分律宗拾遺鈔凡十卷四十萬餘言所以裨助三明抑揚四謗弘八正之道成一家之言庶使衆善雷奔群疑霧歛照歡戚之兩鏡蕩欣憂之二瓶憑此戒田方躋定境豈直功周沙甸道制鐵圍而已哉弟子才非玄度識劣真長本乏凌雲之詞虛荷彌天之眷榆揚盛烈顧孫綽而多慚歸依勝侶仰却惜而自勵輒牽庸陋輕序德音豈比夫公理昌言資繆實之引太冲作賦假士安之談蓋所謂觀博而識班聞樂而竊抃者矣故曰四分律宗記序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

二字集 江山綺羅蔽於集無雲日便娟舞袖向淶水而集

以全低飄颻歌聲得集作清風而更遠是以臨集作波笑

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一作眉麗穿波之半月服集作

粧舊飾此日增竒絃管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獨

美集作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云

爾

神龍曆序

李嶠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叶紀之文青巖啓而六甲飛黃壤堙而五行缺故知乾筮遠坤符靈秘法効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死帝皞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黎並命叔

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權衡度律在  
虞夏而兼脩正朔陰陽及殷周而備舉旣而王風版蕩戰  
國縱橫瞽史忘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官之業履端闕而歸  
餘壞攝提差而孟陬殄廢時亂日非直羲和酒淫亡甲喪  
子豈唯商辛暴虐漢興草創肇謀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  
橫議張蒼從甲乙之術未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  
踈濶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狄升僭偽之壇寓縣乏神祇  
之主三辰九野壓析景而分躔二象七衡孰當期而合度  
建元高而不競沿木火而無譏興百代之闕文復千齡之  
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離此國家草昧區夏權輿品物萬方  
同會獄訟之往河南五緯運謀神靈之入東井然玄珪受

命紫籙登樞白

一作

玉斗而察璿璣把珠囊而膺曆數勤

於水土大禹之平滌山川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  
天神龍皇帝大橫纂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  
扶轂允武允文五伯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  
占風南震雄王之塵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胥庭  
行固徒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  
功成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  
咸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爲欽爲歷象  
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闢土自麟德創  
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蔡伯喈所謂術無  
恒是洛下閎所謂歷後當差昔太初肇規使易高皇之制

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因時通變厥有前聞爰命典司  
 更從刊正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尉上柱國楊  
 慎交鍾鼎貴遊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于五公朱輪  
 贈言翰墨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金埒之新慶簫吹  
 鳳管朝昇鳥鵲之樓漸疑閱龍章暮下麒麟之閣臨西山  
 典籍之府揔東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說盡入曾襟六  
 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率實竚詳明左散騎常侍  
 兼脩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柳坤望重簪纓才高瑚  
 璣家風推其直道帝範籍其謨明吐白鳳而草玄言垂紫  
 貂而步黃閣叅司國典時望允諧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  
 國一作軍大將軍右驍衛將軍知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

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嚴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  
 護軍傅志忠等或禮閣一作兵鈐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  
 地理緣道術而見知皆學富偃常藝超其石窮神盡智之  
 妙聞落銅凡測遠窮高之方懸裁玉表朝請大夫行大史  
 局令瞿曇悉達朝請即行司歷徐保文承議一作奉即行司  
 歷南宮說等或善分天部或工言算法稽長短之效無煩  
 於驗讖被圖察休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  
 承朝委悉達等則專司課務據覈其真志忠等則監共討  
 論用裨其闕雖異禮而各術並用心而合契於是精研六  
 位遍考十端立東西之定儀一作定東西之儀採南北之遺事會  
 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一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之

度以推四時之發生以步三元之盈縮然後分至啓閉無  
愆於玉衡弦望躔離必應於銅史終窺幽室已見飛灰雜  
候清臺仍看合璧追論古法師驗前章八十一寸爲日分  
徒言精密六百八年爲歲紀終非允當歷祀之所紕繆異  
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開  
日官之軌憲容成再出不能添黍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  
議分毫之失豈比夫時乖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首  
方聞絳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強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  
也珎圖改御寶曆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之署候  
耕耘之節非藉杏花晝昏夕之期詎湏萱葉叅幽明而制  
術邁古今而垂範王儀旣正金鏡逾明知聖祉之無疆識  
懷生之永春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心能事畢甄可以  
爲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紀次勒成名曰大唐神  
龍曆云爾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叅軍見牛司倉序 陳子昂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闕適言別於茲都今龍集  
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宦而猶嗟  
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  
壑共煙霞對賞江亭迴瞰羅雜樹於堦基山榭遙臨列群  
峯於戶牖爾其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坐  
神融興洽望直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遙見滄海之神山  
乍出旣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幾嘆分岐之



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徼之雲山  
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別曲何謔各請陳於  
五際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前人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  
春幽卧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乃故  
人之駕隱機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樂復此琴樽之  
事山林幽寂集作疾鍾鼎舊遊語默談集作譚詠今復一得  
况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  
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  
月其邁不為目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

嘆

衡嶽十八高僧序

盧藏用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  
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昭合出生入死而無際  
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  
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  
哉蓋同體大非而物不能自物也則有詠疑作其洪波志  
其小行指玄源以驤首和疑作幽鍵而少留亦能押闔形  
神度越茲數則衡嶽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嶽寺者梁  
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思一作果暨陳改為大明有隋號為衡  
嶽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

蟠吳楚之紀椒駁舒蔚燦爛炳煥以萬殊松標玉聳清蒼  
璀璨以億尺水碧嚴霜而育粹雲一作露芝竹秀以孕直幽  
岫滅氣絕頂無跡遊其質者一作也則遽廬清明挹其靜者  
則營魄淵澹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異人接踵於此焉遊  
靈迹葳蕤道風綿邈自鷲巖西閟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  
玄或替至於仗智慧劍懷煩惱軍理以意傳階惟神遇者  
未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代攸邈故老或遺真詮緬微後  
生何述有沙門惠日俗姓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  
觀方自北徂南爰憇茲嶽入空寂舍覺今昔常然到清涼  
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祇覲前脩而山間朴畧簡編無  
次遂覃思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虛美務存撫實自思大師  
凡一十八人著之于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日公  
之恩獎聞衆真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斯人倘茲理或存  
亦旦暮之期也遂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開元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張集無說言張字

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

息晦朔相催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轉集作周

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置集作致閏配

甲子而設節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圖集作

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

也不有集作見大聖孰集作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

下欽崇天道春微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  
沙門一行上本軒項夏殷周魯五王一候之遺式下集太  
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  
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  
大鈞不測之氣盡覩縷於天聰乃更審日晷集作晷度之短長  
覆星間之廣徠繩九道之朧胸糺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  
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覆文粹作覆春秋交  
鈔融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文粹作同符於孔子也杼  
軸萬象優遊四載奏章集作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  
門成書策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  
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

經七章一卷長曆三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

執曆一卷九執曆名出西域集本今古曆書二十四卷

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唐會要作經章十卷長曆五

執曆二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

卷唐藝文志作大衍曆一卷又曆議十卷曆立成十五卷

術括一卷二書與英華互有異同當考所以貫三才周萬

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

是曆家進退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

業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

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大文粹作大紫之神器者也

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維成紀之辰當  
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記言掌

經作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六  
之太史頌於司集作曆制曰可

三月十一日校閱改正三十一字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七

序三十九

雜序三

孝經序一首

老子道德經序一首

九疑山記序一首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序一首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一首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一首

戴氏廣異記序一首 維摩經畧疏序一首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一首

通典序二首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一首

李弈登科記序一首

孝經序

唐玄宗皇帝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夫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

頌分爲四詩去聖愈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帝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煩畧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老子道德經序

同前

勅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啓迪來裔微文誠在精  
 義頗垂撮其旨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  
 畧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  
 薄常一作常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  
 宴輒扣玄關隨意所一作所意得遂為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  
 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于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  
 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  
 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  
 云小道既其不諱誠一作咸可直書勿為來者所嗤以重朕  
 之不德一作皆本文

九疑山記序

見八百三十二卷作九疑山圖記

元結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序 任華

我本師設教務存饒益會因啓聖方有激揚則大梵懷愍  
 念之心如來演神妙之句使無願不滿有求則隨故此經  
 標之為其品題矣夫大自在者天之王陀羅尼者呪之且  
 蓋以憑神呪威力同天王自在且呪有八首除八難也經  
 唯一作唯一軸明一乘也若聽受講誦若書寫帶持即是金  
 剛之身便作如來之眼是知煩惱大海本從妄想中生業  
 障高山亦因覺悟而破則頸邊瓔珞衣中寶珠未足比其  
 珍矣懿夫能摧他敵不假韓信之登壇能致甘雨乃同傳  
 說之作相此則有功於國矣至若火坑成水刀刃為塵毒

龍生慈夜义作禮此則有功於人矣及乎泥黎自苦阿作  
何旁驚恠人便生於天上塔猶在於城南此則有功於鬼  
矣非我有九十九億那由他諸佛同心同德安樂一有曷  
致於此矣粵有雅和尚者誕於中土如從西域而來不讀  
外書只說東流之法丙午歲訪余於景城西巖之蘭若從  
容曰此呪有不可思議之力竟無序述謂之何哉華答曰  
唯然和尚謹聞命矣將欲無垢之呪可驗靜居之言足徵  
豈獨施於信者亦將悟彼疑者若可信而信信不應疑而  
疑一無此則三途之中不出入此輩畧述少言耳亦乃勉  
旃諸仁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顏真卿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  
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常公陟視其筆力  
最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渭集作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  
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讚之動盈卷軸夫草書集作葉之作起  
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  
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都張旭長史雖恣性頗  
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處  
集作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勤集作  
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復可集作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  
不群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  
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

于邵

序曰邵高叔祖皇尚書左僕射侍中太子太師燕國定公

諱志寧博學多聞徇忠秉直為秦府十八學士其左庶

子不道嘗撰諫苑三十篇唐書作二十卷以諷之凡有文集若干

卷於代又述作之外脩集家譜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

之譜序亦既備矣歷一百七十餘年家藏一本人人遵守

未嘗失墜洎天寶末幽寇叛亂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

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或轉死溝壑其誰

與知或因兵禍縱橫吊魂無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歸或

田園湮沒無可廻顧所以舊譜散落無餘將期會同一有經字

考集不齊矣疑為脩集實難有待今且從邵一房自為數

例有若九祖長房今太子少保醜國公頎與邵同升于朝

股肱四聖為國元老邵之弟也有若九祖第三房今襄王

府錄事叅軍載與邵同在京列保家履道為宗室長邵之

兄也各引才識子弟參定其宜從而審之誰曰不可又以

子孫漸多昭穆編次紙幅有量須變前規亦春秋之新意

也今請每房分為兩卷其上卷自九祖某公至玄孫止為

下卷自父考及身已降迭相補注即令邵以皇考工部尚

書為下卷之首此其例也且諸房昭穆既同尋而繹之可

以明矣後能代習家法述作相因從子及孫從孫及子孫

孫子子興復宗祧豈唯兩卷乎將十部而彌盛矣其文公

第四子安平公房此疑建平公已上三房衣冠人物全火



今與文公第五子齊國公文公第六子華陽公文公第七子平恩公文公第八子襄陽公文公第九子桓州刺史併以六房同為一卷就中第五卷已下子孫皆名位不揚婚姻無地湮沉斷絕寂爾無聞但存舊卷而已後有遇之者知之者以時書之其五祖九祖分今叙在三卷並錄之于後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八月朔日金紫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襲恒山郡開國公于邵述

戴氏廣異記序

顧况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可測其有干元氣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恠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聖道以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古

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象設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帶一方禱杓為黃熊彭生為大豕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黿一作驚君子為猿鵠小人為虫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羸一作姬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恠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恠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橫一作橫之洞冥顏黃門之稽

聖侯君素之精一作異其中神奧顧君真誥周氏之冥通

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

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

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

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恠志

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庚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

戴君孚幽蹟最深安道之胤若思之後邈為晉僕射遠為

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况始與同

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

二十卷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

融而鏗鏘之韻固可以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其先志

泣請父友况得而叙之

維摩經畧疏序

梁肅

聖非道不生道非教不明教非人不行是三者相依而住

道有大小權實故淨明以在家成化人有聖賢淺深故智

者以初依啓法然後因言遣言即象忘象俾後學有以得

正真之終始二字集遊道義之門戶集無祖而述之存乎

其人天台上人二字集比丘然公纂智者之法裔集作探

毗耶之妙蹟一貫文字之學會歸解脫之淵以為昔智者

太師之演是經也備備圓頓漸之義盡方等生蘇之體其

旨遠其道微微言在茲茲用不惑故常外闡其訓內澄其

照凡百學者望崖而歸嘗謂門弟子曰祖師所述其道甚

著集作而嗜簡者或病其繁習集作精者則遺其粗吾欲

因而就之以伸其教刪而裁之以存其要何如弟子比丘

衆作禮以請公於是削其浮辭合為十軸不失舊則其義

惟明與前部偕行號為淨名畧疏原夫聖人有以見生生

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締之有以見萬法弛

張之不殊也故用一道一乘會而成之然則聖人隨感以

利物集作故其數不得不差賢哲因感以立誠故其業不

得不傳觀其所感則毗耶之與天台杜口之與立言雖借

集作階位不同廣畧異宜至於赴機施化其揆一也肅嘗受

經於公門遊道於義學之到集無此雖鑽仰莫能集作而

嗟嘆不足故序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乎集作辭疏成之歲

歲在甲辰吾師自晉陵歸于佛龕之夏也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前人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為政一年儒術大行與

洙泗同風公以為使民悅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

華使夫子微言不絕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

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視政

與二三集作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公用儒

變蜀蜀至於魯當大曆初元新被兵燹之苦今御史大夫

贊皇李公為是邦愍學道圯闕開此庠序自後俊集作秀

並興與計借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

禮廢而復興至于今風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摠衣

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歟既誨而厲之又悅以動之朱輪  
遲遲逮暮而歸士有獲在左右觀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  
四時繼氣而成物仁賢繼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  
啓非我公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脩  
詞立誠小人仰之以遷善遠罪泱泱乎不知所以然以至  
夫政和而人泰舊史記前召集作邵與召同後杜而南陽移風民  
到于今稱之矧贊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則有  
成而未播於叙述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  
或傳諸好事者云爾

文公疑作文翁

通典序

杜佑自序附出

李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

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  
經群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義陳  
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  
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代一作世教則聖人不  
書學者不覽懼人冥一作宄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一無常字宣明大義三代之道  
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  
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  
是非紛然塞曾滿腹鴻一作漁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  
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  
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

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脩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  
昭昭乎其警覺群迷歟五字一作警學以為君子致用在

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  
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一作古終一作可

以行於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  
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

史自上皇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一作未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  
始一作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

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綴其一作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  
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

非經世緯俗一作經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  
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

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  
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

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  
孰能脩之淮南元戎之佐一作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

雅有遠度志於興邦一作興篤於學一作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  
曆之始實纂斯典累紀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

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  
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

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工  
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七

賤近而遺遠味微而觀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一作稀

可以二字一作長歎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

而為之序七字一作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

君子知吾道之不誣 一作皆本文

### 杜佑自述序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家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微之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且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序立

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

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

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為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

之二十卷禮又次之一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太刑為甲

五卷刑次之五州州郡又次之四卷邊防末之六卷或覽之者

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與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 魏國公真元十道錄序 權德輿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其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聲朔過前古遠甚相國魏公明誠助化育興學窮古今百揆師長十年樞衡贊端拱無為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以為言區域

者闕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畫瀛海之地窮鞮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撮其要會切於今者集作日為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為都會在景雲為按察在開元為採訪天寶以州為郡在乾元復郡為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于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繆集作謬誤採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以集作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四遠不相宜應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

集作里

凡類是者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一有府字者共五十列于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為準縣距州州距兩集作西都其書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為至矣德輿忝掖垣之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水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輒罄斐然之辭豈揚不朽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謹序

李奔登科記序

趙儻

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於學俾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前一作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一作既有唐高祖以神武靜天下用文教貞萬姓武德五年帝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一作于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庭以光王國然後會群后謁先師備牲軍奏金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覈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舍於筆削之下職在考功即後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業文志學之士

一作覆

知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榜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戎冠憲府起草粉圖由此與能十恒七八至於一作于能登台階叅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濫觴之捷徑也不其然歟粵自武德至乎貞元閱崔氏本記前後嗣續者在我公為多馬顧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為之序一作有七年春三月丁亥序一作述 一作皆本文

三月十二日游極樂覺生二寺歸極此訂西六十字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七

歲園老人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八

序四十

雜序四

地志圖序一首

道州律令要錄序一首

風后握機圖序一首

擬三國名臣讚序一首

長慶宣明曆序一首

荔枝圖序一首

黠戛斯朝貢圖序一首

注孫子序一首

地志圖序

呂溫

廣陵李諒

集作博達

集有

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

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

法先聖之制黠諸子之序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

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

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  
 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  
 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  
 然後列以城郭羅乎文粹于作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  
 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  
 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  
 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  
 年而語文粹有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塞普天之下  
 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窓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  
 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  
 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刑神於歲月窮鞅

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  
 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  
 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道文粹  
 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  
 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揔山川之要會表  
 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  
 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視窮邊集作大漠則悟秦漢勞師  
 之弊覽齊墟晉壤則見集作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  
 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于  
 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  
 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

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  
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歎集作類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  
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集作學君子知其所以然

道州律令要錄序

前人

某頃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編觀諸曹多書令式格律於  
其屋壁苟非以官遊為情而奉其職者皆得日夕省覽卧  
起出入目存心悟累累集作章章然如貫珠如循環吏無以欺  
臨事不惑決繁滯舉枉直而協于大中中人以集作已上固  
可馴集作循致吾不知其誰背之何前賢處心恤事之周也  
昔州縣者卑而近於人遠而切於得失動有懸人命關風  
俗而惰者委成於一吏望空而署勤者檢閱而山積神憤

氣沮卒無所歸致政集作政令之弊不亦宜乎此州法吏何濬

庭良吏集作士也與之撮其要講其義書之集作于聽記集作事

之左某不深於法猶慮未盡後來君子其究成之此長人  
者之所急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風后握機圖序

嚴從

中黃子曰予觀風后握機圖殆有情哉然年代遷遠文字  
損益或致憊訛矣惜乎夫兵者榮賤覆殺之大機也天地  
神靈之所閱也洞則王昧則亡故皇帝湯武得其道矣然  
則兵之用也豈惟道乎亦有工拙矣語大旨有三微焉昔  
伊尹勸湯呂望勸周子房勸漢祖鄧禹勸光武可謂知運  
命之微也樂生破竹迎刃之喻曹劌三鼓候衰而作可謂

知和氣之微也。孫臏邀敵於馬陵，韓信置軍於水上，可謂知地勢之微也。故古人有言曰：能知三微，霸世之師。至夫以智料智，因竒縱竒，千變萬化，不可殫備。今夫握機者約而遠，幾而深，用少以一作必而濟，廣貫一以締一作緝萬微乎？微乎可疑作難以神會，雖疑作難以跡融，非智合，曩賢役心淵妙者，不可以常識借之。今予依風后大旨畧為此圖，以擬方陣。陣有八物，有八容，八八相值，可離可合，中有容効，三元天子、上將所居，常靜不動，以象玄極，以配中黃。一作黃中其理微矣。若乃四衡夾三軸，九地夾二天，吟龍嘯虎，當前後之衡，雲鳥風虵，居搏掣之要，敵寡則從，虎翼之屬，風虵之勢，合而圍之，彼衆則奮，龍虎之衡，接雲鳥之勢，突而擊之，亦百勝之術也。

昔諸葛孔明以傑時之智，將求其源而未得也，乃曰：八陣成，可以橫行天下。然武侯陣法，亦有虎翼翔鳥，足明武侯所習，則風后五圖也。桓溫見蜀將八陣，云是常山地勢，徒妄言耳。常山蛇者，法出孫子，謂之率然，蓋互陣也。故桓溫覽孫子而有是言，殊無指哉。然此離合之勢，竒正之術，故曰：或離而為八，或合而為一，以正合，以竒勝，其要此矣。公孫子，儒者也，至注釋務析精奧，而多引空言，以誣後人。何哉？馬惣述云：增字發明，未得精了，更益煩蕪。予昔常覽焉，中失其本，每思經述，近乃得之。聊因時暇，刊繁舉要，序而第焉。二百八十言，殆不過尺，并為圖式，以悟後賢。庶有賴云爾。

擬三國名臣讚序

前人

昔孔子舉詩書作後王者之法其稱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書天工人其代之然則聖人受命賢人受任龍騰虎躍風流雲蒸求之精微其道莫不成係乎天者也故夫受天之命者不可以苟代天之理者不可以私前聖知其如此故明四目達四聰高居而審聽處幽而遐覽群才必用衆功乃廣然後天應以福而太和之化臻矣雖三光襲一作照五運潛周媯圖啓而揖讓興夏鼎移而干戈用德業相踵一作屯夷不同然激揚名義增廣基宇何嘗不得賢則理失賢則危哉是故五老尊而軒風熾三仁去而殷道衰淮陰來而漢家昌亞父亡而楚王滅姬漢已降大衆

淪夷當極者不以垂拱居尊干祿者必以權利邀進鏡物者不以虛已為德達才者必以寒雋為嫌故洪綱強集作地而萬目頹大理虧而庶讓塞貞良甘退而莫進賢士卷藝以深潛故伯夷為之哀歌綺里為之高遁晉重滅名以避其患楚狂遁世以全其身豈惡富貴哉蓋有為而然也夫明王旰食以求士君子含德以俟時然求應之感徒深而君臣之分猶鮮者何也蓋經達之道難而世乏鮑子蕭何之智也若夫解縛為相古今所罕有登壇受爵賢者一作哲欲疑作其難漢高始以為疑齊桓終受其福乃知有管仲之才無鮑叔之介則桓公不納有韓信之畧無蕭何之助則漢高不容齊桓漢高不易值矣蕭公鮑子豈屢得哉夫

未遇良鑒則夜光不為寶時逢哲后則負鼎可升朝歷求  
邃古爰覽近圖臣主之際授受之外垂大明以叙下推至  
公以匡上則有我唐太宗文武大聖皇帝魏文貞者之流  
也蓋至理之代君子不以王爵私其身而况親屬乎是以  
貞觀之中賢者在朝各崇至公馬周懷竒思而拔起隴畝  
李靖多大功而終始援用魏徵數直諫而優游撫納我之  
得才於斯為美彼三國之臣主始當草昧之期卒踐陵遲  
之運君無尺土之漸而以爭奪為德臣無素定之分而以  
偷合為功然其屬衰亂之間固貞仁之節接風塵之會吐  
傳奕之謀用能各奉其主克立一作昭厥勲者亦不可誣也  
又若清淑沉懿有顏氏之德靈蓋洞照有子房之能推戈

疑給下有終始之勤篤誼守節有風雲之際歎一作感王室  
之多故懷黍離以末吟遂委忠曹公冀圖匡復而天命潛  
革人心則殊姑廻備物之謨卒抗非常之錫雖欲匡上以  
德翻乃殺身成仁夫一作乎仁義豈有恒在乎不捨道而已  
是故比干湛身於殷后微子亢一作抗跡於周邦雖二美同  
歸而三仁齊致公達慷慨總角耀竒惡奸臣之擅命想桓  
文之高舉群雄競起漢曆寢微翻然回慮吐詞魏慕原其  
所以然者豈不以桑榆之暉非魯陽可止溝瀆之節豈仲  
尼所嘉是以攝管仲之高蹤攀魏武之遐轍全生之理其  
亦遠乎崔子矯然植青松之操鯁詞直對則左右失容捐  
生取義千載稱美雖遇諛譖一作譏蓋亦其素志矣若乃天

命未改則人思其舊乾道將革則物厭其常是以司隸之儀見悲於漢叟先王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俟主吐籌獻策識鼎峙之形物衆臨戎有席卷之望原其去就抑亦懷漢之雅志焉及其撫戎幕持國鈞開誠心布公道賞不失德罰不濫刑又雖古之遺直不能尚也昔管仲用法伯氏無怨子羔刑人終以見德孔明之謫李嚴蓋近之矣周瑜魯肅咸起諸生鸚鵡烏林鷹揚赤壁然肅為布衣當襄漢之際標賣田宅分財結士以求人傑此其志不小也公瑾推第於孫策子敬輟粟於周郎咸有異於人者也子布剛簡懷不撓之節屬桓王創業首贊經綸仲謀嗣立躬自扶翊古人所謂託六尺之孤者歟旣而忠直屢發直道不回折戈獵之媒沮鈞臺之樂斯又王臣蹇蹇國之元老者哉夫江東之於天下猶四體之有一掌耳權不能恢闡雄量以一有名字求忠謹而乃輕肆忿毒厭聞至言始抽刃於虞翻終按刃於子布翻旣謫終遐裔昭亦廢處家僮故使時望挫傷元功圯衄由是見仲謀之器小也其不能厠跡中原懋長世之業者宜矣夫以子布忠賢承奕代之遇一言忤旨有不測之辜况賤跡之士而欲自下干上罄其孤慮者乎善料古者必察乎今善籌遠者必謀諸近讚誅之作豈必覈旣往之陳蓋將暢其幽情貴使來葉有可觀者聊復采斷為其讚云

長慶宣明曆序

唐穆宗皇帝

古者聖人莫不研七精之數以察天道一作以設四時之

官以授人事在顛頊之代雖罕疑漫靡察制度未備然已

有重黎二官故可得而一無述是以欽昊天協時月必首

於堯舜之典叙九章用五紀亦冠於周宗之書則知履端

受命斯為本也我國家侔天地以制法統陰陽以立極恭

惟烈祖嘗所盡心載誕神人協成曆象太史究閎洛之術

大惠極容成之妙而體一作躬聖創制一作蹟一作隱窮神順時

氣之發歛考星度之疎密故亦窮變化洞窈冥矣然後陰

陽和刑罰清八風之叙立萬物之序成累聖讚序必更紀

曆推體元居正之道彰敬授惟新之法斯舊典也曷敢廢

乎朕以菲薄未明至理荷祖宗之耿光守聖人之大寶深

懼不德獲戾于上玄感易象之隨時懷禮經之聽朔又嘗

覽漢丞相魏弱翁之奏以為帝王法天地順四時以理國

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爰命太史洎乎疇人候望

於清臺論思於別殿究以微妙考其禎祥觀渾儀以見天

心視圭影而知日至則八卦之氣不雜百工之職允釐豈

必於記鳳威之晨晦明無爽候仙莖之莢弦望不憇今勒

成三十四卷命之曰長慶宣明曆承唐堯授人之規庶於

是矣効軒后合符之驗非所企焉因叙制作之由在乎篇

首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圖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



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集作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

紫緇瓠肉莹白如冰雪其如醲酪四字文粹集本並作大

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

日而味變集無四日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之集無而盡書之集無蓋為不

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貢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  
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曆之四年矣天  
瑞璨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  
化振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晬而清日晏而明虫螟不

生嘉穀以成中外集作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

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

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

前有驚旗集作所焉用驥騶不貴龍友鳴駕鼓車乃命其使

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

撰古今四夷述黠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

酋長自身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

朝貢不絕洎中國多難以迴鶻隔礙黠戛斯忿其桀驁乘

彼荐饑於是破龍庭焚薊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得出重

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群臣曰南

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玄齡對曰殊域來朝者

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使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觀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始皇武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集作愈二主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昔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貽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為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為中興之君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克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詔太子詹事常宗卿秘書少監李集作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覲稽合同異覩縷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者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為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常宗卿李集作呂述所紀異聞飾以會集作績事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求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擐其城郭纒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民集作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

我而自恣者其取吏文粹有也字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

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

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

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

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於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

達之乎集作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

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實集作猶

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

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

集作最為

世以為麓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為最甚周

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

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集作

服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

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

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祐杜公元凱梁有常叡元魏

有崔浩周有常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

郭元振如此人者當此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

秘長遠策先定于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

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

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

起園

作園

二千里殺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

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

集作震

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

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集作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

家且百

集作數

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

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勦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

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

文粹作十數

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

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

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

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

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

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

予因取孫武書備為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

下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叙負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文粹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十二日夜深客去又按此卷凡改訂四十有二字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九

天

真玄先生箴天論一首 天論上中下三首

道

神仙可學論一首 神仙傳論一首

黃治論一首 方士論一首

養生論一首 太古無為論一首

天

真玄先生箴天論 盧綽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疑簡素故其動也則局四海而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曼環堵履其守樸與物無



競雖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蔭雲  
蓋灌飛流涉西岑面東陸操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  
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  
惑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淫福善天之察也春榮秋落  
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之怒也蒸雲  
施雨天之澤也因斯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  
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博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易云先天而天弗爲  
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來不誣也至於報施何乃爽歟  
惡均而異罰善同而殊效唐虞慎讓祚不及于湯武逆成  
福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諂諛饗饗非貴則富廉

繁貞素不賤必貧譎詐反道者曜蟬鳴佩直言順常者傳  
刃伏鑕悲夫何蓬華草萊之人遇時而爲卿相膏腴縉紳  
之士失勢而作輿臺豈窮達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  
至於積德致敗變險成功立信受尤行仁一有格字招咎者豈  
勝數哉或一食莫給或萬錢頓廢或綺紈斯弊或短褐不  
完或黃髮不終或襁褓先弊其於平施不亦謬乎夫德合  
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削伐之累貞貫古今廉稱百代而有  
餒絕之憂其於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異才蘊竒調洞識幽  
顯智周動植而不免繩樞瓮牖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  
斥也夫鷓鴣身以擊擊爲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搏噬  
爲常性不可啗之以草非其故爾嗚信性分然則既授之

以距角而責之以觸厯既任之以瓜牙而罰之以獲殺者  
不亦近於諂乎苟正其味則一改兩全矣化惡不知變形  
教善若易嗜也鳩毒害吻而裂脰虺螻觸手而解腕然則  
欲其弗害者曷若勿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  
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仁將何以爲萬物將一無生也  
扛鼎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飲澤者不得云不盡  
物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爲治其若是將恐亂之  
未息於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者檐霞衣控風  
轡飛鳳駕拖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滅乃謂余曰帝有命  
焉子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  
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於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

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所足減之斯傷各守其貞任之自  
是豈較工拙於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  
目其視一也火鼠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  
寒各安所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姿苟  
當所其則資實將腐鼠齊味各稟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  
留之醜則去之其於簡也不亦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  
之其於慮也不亦繁乎故任之則理息放之則無累余以  
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群有是知善惡共域  
吉凶同貫唯爾所召誰其制之今子誚余以不治何乃爽  
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尤榮不余善  
辱則余讐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責余同憂

乎乃愍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為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  
 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容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  
 常期非補養所能延非備習所能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  
 言道也是以不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取一作所自斯而  
 作以之為家則家敗以之為國而國亡故桀紂志之於前  
 而莽卓踵之於後所以覆宗絕嗣事至而不寤者良此之  
 由也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遠大夫廣廈崇基人之居也褻  
 衣博帶士之服也故拱差柱跌則廢而正之所以無壞傾  
 之慮領袂襟污則綴而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故能恒保  
 其貞固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視穢而不澤則坐見頽  
 陷立視緇巖矣故修福禳災為惡敗德若聲之召響影之

隨形各有主司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  
 秋生則夏殞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  
 可以遠近證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  
 所不免以短度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鶴  
 蜉蝣不足語春秋况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於沙  
 界語死於塵劫其可得乎然言者皆以應朝一無此字報與自  
 然異此蓋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莫非由已所感者皆  
 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藝苗蒔果初雖  
 耕灌在功至於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又靈芝駐年  
 神丹養性竟能禦風撫羽陵煙蹈霞此乃功用自然者也  
 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其理動成鋒植不亦



昧乎至於自然之性余亦不知其所以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於是言終形滅莫知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久之乃神寃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天上論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迅集作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茶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危集作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

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而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辨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英華作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方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孳斂防害用濡禁焚文粹作用光斬材竅堅液礦殊禁砥芒義制強禦集作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文字文粹作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集作必罰當其賞是非為公

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以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人文粹作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前人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

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  
天勝乎群次乎邑集作于華榱飽于餼牽集作于必

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  
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

是一日之途天與人相交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  
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

人者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何  
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文粹作于一日之途文粹有耳字

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文粹作問者曰若是文粹作是之則天  
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

乎夫舟行乎濫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  
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泗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

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  
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

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  
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陆危而僅存亦天也

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集作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  
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

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  
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

勢耳使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  
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

朱先

之覆文粹作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

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文粹作于勢耶答

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

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

蒼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文粹作于卑小一乘其

氣于動用而不能自體於文粹作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

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

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文粹作元者耳問者曰天果以

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

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

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文粹作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

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

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

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

炎文粹作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燭耳彼狸

狴文粹作狸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固集作曰以目而視

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鳥文粹作鳥有天地

之由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也集作必因物

而後見耳文粹作焉鳥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前人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

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

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集作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海隅蒼野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知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集作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啟由是而言天預人

乎

道

神仙可學論

吳筠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且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為

景福之最况神仙度世未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法一作慶無

等倫以儔擬當代一作世人物忽而不向一作尚者何哉嘗試

論一作言之中智已下逮乎民眊八字一作愚與飛走蛸翹

一作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求不及聞道則相與大笑之

中智已上為名教所檢一作拘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

而若存若亡一有能挺然竦身不使恒情之所汨沒專以

脩練一作鍊為切務者千萬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

者隱故舉俗一作世罕聞其行一作方悲夫昔素矯問涓子曰

自古有死復云有仙何如二字一作如之何涓子曰兩有耳夫言

兩有則理豈一無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一作矣

稽公言神仙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之所能致也

未必盡其端矣有不修學而自致者特稟受異氣也有必

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而中惰誠

不終也此三者各有其方一作玄肯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

地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

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羽一作石沒羽精誠在於斯頃土石應

猶影響一作若響應况丹懇久著真君不為潛運乎潛運則不

死之階立矣孰為真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極獨化於窈

一作睿冥之先高居紫微陰陽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

鑒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而迷誤之子焉測其元一作源

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亦

七焉當世之士不一作能能窺妙門洞幽曠雷同以氓滅為

真實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其之死地乃謂

常理殊不知乾坤為易之韞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為

性之府形氣敗一作毀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於我何有

此遠於仙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墮之弊一作墮之

源彼自昏於智察則信其誣罔詎知塊然之有起自寥然

之無積虛中一作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累著而

成形形立而神居乃謂一作為人耳故任其流遁則死返其

大苑苑苑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  
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謂之得道道故一作固無極而仙

豈有窮乎舉世大迷終於一作當不悟遠於仙道二也其次

強以存亡為一體繆以道一作前識為悟真云形體以敗散

為期營魄以更生為用乃厭見有之質謀將來之身安知

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鑄遊魂遷革別守也器一作鬼遊

夢遷隔別守器神歸異族識昧先形猶鳥化為魚魚化為鳥各從

所遇兩不相通形變化一作化尚莫能知之况死而再造誠可

哀者九子一作豈有死而再造誠可哀也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其次以軒冕

為得意功名為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封殖為長策

貽後昆為遠圖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喪成必虧守此

用為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聃恬靜智一作肯交養中和率

性通真為意乎此遠於仙道四也其次強盛之時為情愛

所役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志一作心雖脩一作習學始萌而傷

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一作存竊慕道之名

乖契真之實不一作未除死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奄

一作忽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於仙道五也其次聞大

丹可以羽化服食一作餌可以延年一作齡遂汲汲於爐火孜

孜於草木財屢空於八石藥難効於三關不知金液待訣

於靈人英芝一作芝英必茲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一作修末

竟無所就謂古人欺我五字一作言人我欺遠於仙道六也其次身

栖道流心溺塵境動遠科禁淨無脩持一作習外邀清譽之

名

一作外招  
清淨之譽

內蓄姦回之計

一作謀

而至人人

一作人之

可罔神不

可欺遠於仙道七也其次性好

一作文  
若性純

玄虛情忘

一作嗜

慾不求榮顯每樂清閑體氣至仁含弘至靜栖真物表超

迹崑巒想道結襟無為為事

三十二字一作不知榮顯之  
可貴但守恬淡以自高不見

淫僻之可欲非用邪以自真體含至靜超近於仙道一也

迹塵滓棲真物表道侶結袵以無為為事

近於仙道一也

其次意

一作高殷古刻志上

一作意尚行知榮華為浮寄忽之

而不顧知聲色能

一作伐性捐之

而不取剪陰賊樹陰德

懲忿損慾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真近於仙道二也其次身

居祿位之榮心慕道德之府以忠貞而奉上以仁義而臨

身居祿位之

下弘施博愛內陰清澈外混囂塵惡殺好生

身居祿位之

死近於仙道三也其次瀟洒華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

泛然若虛洞古今之學曠然若無爵之不從祿之不受確

乎以方外為上

一作尚

恬乎

一作然

以攝生為務此近於仙道

四也其次稟類明

一作明類

之姿懷秀拔之節奮三代

一作志機之

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

保神精以致真近於仙道五也其次追悔已

一作既

往洗心

自新雖失之於壯齒冀收之于

一作於

晚節以功補過過落

而功全以正易邪邪亡而正在軼軻不能移其操誼譁不

能淪

一作亂

其慮唯精唯微積以成著其近於仙道六也其

次至孝至貞

一作忠至孝

至義

一作顛

至廉按真誥之言

一作不

待脩學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以

一作而

獲生

獲生



伯夷叔齊魯參孝已人見其沒道使之存如此之流咸入

仙客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

取此七近放彼七遠謂之拔陷區出溺途碎禍車登福輿

始可與涉神仙流矣一作涉神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

氣之所由虛凝澹一作淡漠怡一作恬其性吐納屈伸和其體

一作神高靈保定之良藥匡輔之表裏無濟形神俱超雖未

得昇騰吾必知揮翼丹一作紫霄之上矣夫道無形無為有

情有性故曰人能思道道亦一作必思人道不負人人無負

一作負於道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

器質則取有而遺無庸詎知有自無而生無自一作因有而

明有玄元三字一作無混同然後為至一作象故空寂玄寥大道

無象之象也兩一作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

極為妙不應吐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

為用無以有為資是以覆載長存仙聖不滅故謂生者天

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為吾存一作形也

若煙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自昭昭非我所有故曰

死者天人荼毒之尤也孰能褒一作保大德黜荼毒拂衣絕

塵獨與道隣道豈遠乎哉行斯至矣夫至虛韞寂一作妙待

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豁方寸以遵一作契虛虛

則靜馮至靜以精一作積感感則通通則宇泰定天光一作內有

發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臟六腑

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

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一作保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

書研洞真之玉章集帝一於絳宮一作闕列三元於紫房喻

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靈綱道備功全則不必瑯玕大還

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為仙自仙而入一作為真真與道合

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大漠

之鄉無心而朗鑒無翼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一作遊羽景

之堂歡齊浩劫而福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十六字一作歡齊浩

劫而無疆壽比太虛而無量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奧密乎受學

之士宜啓王箴以探其秘焉及儒墨所崇忠孝慈仁一作忠真

慈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一作至此者孰與為

大於戲古初一作舉也不可得而詳之羲軒已耒廣成赤松令

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

今得之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

勉哉一作焉 一作皆本文

神仙傳論

梁肅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為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徵已試論之

曰夫人之生與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生死相沿

未始有極聖人知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道俾性情

其無妄而反諸本焉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游

太虛出入萬變朝為羲農暮為堯舜或存而亡或亡而存

天地莫能覆而載也陰陽莫能陶而蒸也寂然不見其朕

矐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視天地四海若毛

集作毫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者則不然其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伏相繫其道有數窮則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死者不能不化蓋謂此也彼仙人之徒方竊竊然化金以為丹鍊氣以存身凱千百年居於六合之內是類龜鶴大椿愈集作逾長且久不集作何足尚也噫後之人迭為所惑不思老氏損之之義顏子不遠之復乃馳其智用以符籙藥術為務而妄於靈臺之中有所念慮其末也謂齒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為功而交戰於天壽之域號為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之以自警云

黃冶論

李德裕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徹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奧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之集作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問揚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鑄顏子三字一作鎔治顏子至於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

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方士論

前人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

武翦伐匈奴恢商集作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

能守集作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代而

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

以享國既久權樂以極馳驟集作騶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

鷄之求息矣魚龍角抵集作抵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

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翫亦庶幾黃金可成赤集作青霄

可上固不在於畜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

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

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詭集作詐不誕不可信

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

言左慈封一作對非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

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嵩穴不求聞達

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面

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

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樂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

銜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以集無字高宗

不誅天竺方士那維延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

矣

養生論

牛僧孺

僧孺嘗讀嵇康養生論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下可數百  
年至於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者僧孺以養  
身之於養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著其論而陷大辟  
蓋能其易不能其難者也且天地稟生之道衆而貴之者  
寡然而貴乎生以有用於道也生而無用焉貴其生矣而  
又况康不能養乎哉且康居於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  
能使人忘其名能忘其情慾之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防  
已喜怒於內而不能防人之喜怒於外雖其名利情慾喜  
怒之心不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焉猶善豢者之  
犬彘肥膾適足使屠膾之刃促乎已矣出而處語而默是  
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沮焉溺焉道無邪

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其時是養生於出處者也孔  
焉孟焉可而仕否而退是養生於出處語默之間者也若  
中散者栖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可謂默非出處則在  
用中於禮義人倫之道也禮者道之噐也而肆情傲物蔑  
棄冠服是禮之大喪也禮喪而道喪則鍾會欲無怒晉王  
欲不刑之不可得也然康之爲人區區不列於中人豈欲  
引而謂一作論之哉以拆文一作天垂論則人之中者引而惑  
必衆故不得不明也先人有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又有患難以相死此得則死此則得道得死而爲壽不以  
非道得生而爲壽也仁如比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溺死  
庶如介推而焚死忠如蕭望之而藥死而道存洋洋乎不

已予謂所存之生至遂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不以  
五常之道爲人予焉知其壽歟焉知其昆蟲歟木石歟靈  
蛇千年予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予不知其久也葵能  
衛其足予不知其全也若康之養生有類是也適爲下矣  
又况不能類之者哉嗚呼能養生於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太古無爲論

劉蛻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畏也  
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旣爲之君又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  
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人也  
旣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辦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爲  
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

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  
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  
一作無爲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爲之信果使有其  
異心則是賤教而尚其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  
教而後能敬若豺獮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  
能則豺獮亦敬也何貴人爲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天論下今之言

浙本作今心腑  
浙本作

方士論千人萬人

表本作玉証  
表本作維延  
表本作

校四四十六字補按記四十六字三月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二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

陰陽

論二

五行祿命葬書論一首 新滯論一首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一首

善惡無餘論一首 宜數有報論一首

禱祠論一首 陰德論一首

五行祿命葬書論 呂才

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

盖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 新唐書會要作擇 之文故

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

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

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於舊唐書作如

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

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

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

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

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遇姬

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

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

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

舊唐書會要並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

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

祖或繫所屬新唐書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

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舊唐書誚作譏司馬季主云夫

卜筮者高人會要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新唐書

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

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

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

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新唐書作莫

要會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勦新唐書絕宋景修德妖

孛夜移新唐書作妖星退舍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

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



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  
下今時亦有同建舊唐書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天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二唐書月魯莊公生今

檢長歷莊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

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會要背

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

月生當病鄉為人尪弱身合短諸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

云荷嗟昌兮頌而舊唐書要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

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

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

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二字唐舊名政依檢襄

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

爵假當諸本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

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

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

凶唯違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

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

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尚隔四辰依

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

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

祖考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

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

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三十七字

英華作其命背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

嗣子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

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於常禮躬為天子新唐書作躬率天下

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

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

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

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

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命不驗五也

書其孫劉劭并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

數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

使人不得見之會要作教人之不見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窳窳禮終未作鬼神

宅朝市遷變豈得先舊唐書作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

逆會要作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

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

年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

貨賄莫不擅加防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

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

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

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

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

而已六字舊唐書作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會要欲

使同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

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

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

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

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

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

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上尚赤大事用日出舊唐書

要作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

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

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新唐書司

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舊唐書而塋舊唐書

空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

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

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

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

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舊唐書會於路左待

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

夜半舊唐書會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

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舊唐書會延

要作命

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曰慎一日

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擬舊唐書作後會要作  
援援字是出左傳文

五此則非論舊唐書會  
要作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

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

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

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

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

利茂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

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

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

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

三黜士師安舊唐書會  
要作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

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

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舊唐書  
詐作詐其

吉凶愚人因而會要  
作此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

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

爾而受弔問三字舊唐書作  
對賓客受吊或云同屬忌於臨曠乃吉服

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

義七也

新滯論并序

盧藏用

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新滯論以暢其事詞

曰

客曰天道玄微鬼神一作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

運行是故太昊一作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黃公裁變玄女

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家一作兵強國富遠之

者則輔一作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

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懦儒一作昧所守

徒識偏方之小一作詭說未究大道一作亨衢之通論蓋易曰先

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

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

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觀一作言

之得失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觀

惟德是輔為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脩德

桑谷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

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歛蠲減一作省則人富法令

有恒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

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上爭先赴一作無苟違此途雖卜時

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季代一作叔世遷訛俗多徼倖

競稱恠力爭勝一作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

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驗一作據覆軍

敗將者則隱祕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崇一作文飾豈唯

聽之增感亦乃學人自是嗚呼時俗訛謬一至此焉夫一作夫

者一作藉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時一作辰

夫

苟脩其德一作人何往不濟夫夫一作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

圍無關一作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八字英華

作兵強智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武行計貪狼

自符鷄鬪之祥多移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

而事利法審令正一作明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貴功則

不禱祀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

一無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

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麗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

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社郵齒劔抑唯計沮垓下

悲歌實階利印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

瀕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

姓與能必違遺小數金鷄樹上一作方為楚國之殃高畢枕

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止一作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

招夷族吁嗟一作威斗不襍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

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禪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

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

並經史陳迹聖賢通規人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

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

方焚著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

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紀一作日月律曆所

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著所以前人用一作聖

人以是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執之則疑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滯於物消息之理

一作義

其在茲乎客于是循墻匍匐帖然

無氣口喑

一作坎

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一作皆舊書本傳

###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

顧况

黃帝建立甲子考定星曆於是有天地神人之官少昊既

衰神人雜擾顛頊命羲和以司之天地三苗九黎不復亂

逆周室既壞君不告朔漢道隆興方定餘閏世時昭昧

方定大餘隨世昭昧

君平季生張衡索統陳訓韓友卜珣京房管輅

郭璞于寶樂房班固云陰陽抱多忌以為無益嗟乎古論

陰陽以和神人以順風雨以播稼穡以除災害後之學者

但張恢譎不自戒慎以固親疎

一作規親

之道不精逆順之理

不達性命之分而裁衣拜官沐浴剪爪微於曆日豈不悖

一作謬

哉左道亂政先王無赦往見術者序卜筮之書及諸

家秘訣七曜九宮六壬三五

一作百

復返十精飛鳥

一作天

目地耳計神漢曆以天赦母倉為吉祥曆以雲漢密莫為

吉各生異氣天竺聿法復與大演有差吾誰歸矣又以姓

配音以音配墓以墓配殺此莊惠以荒唐舛駁之論且黃

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三人或以地為姓或以官為姓

或以謚為姓或以王父字為姓士會在虞為陶唐氏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在晉為范宣子在

隋為隨武子在秦為劉氏女嫁欒廩為析氏焉此一人之

身改

一有正字

姓三改氏五范蠡在陶為朱公在齊為鴟夷子

范睢稱張祿先生第五倫王伯

二字疑

齊鮑未本姓包京房

本姓李張良之後為雷氏田橫之後為王氏姓有兩字三字四字五字孰先孰後孰是孰非長平同坑南陽同封時日或同吉凶或異行年本命其事安在周時玉尺漢代黃鍾河汾鼎氣沉埋自久不可仰則其道多門行則無盡不如疑也。是故文字非上學上學神聽原其性也集解非宗師宗師受授扶於理也端心靜一神明將至黃帝遺玄珠罔象得之漢主心動獲貫高襄子心動得豫讓披髮祭野野人之遺魂非有陰陽筭術之功涉津無涯安濟所屆釋氏五蔭輪為四生或居人中以為鬼神唯代有佛法獨能究竟白雲依山出入自得飛以疑鳥滅虛空不礙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陰陽不測唯佛而已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其善惡之迹俱無餘也。不者善人之子不必皆善若慶必加於善人殃必加於不善人予恐慶殃之謬加也。力人而已。余固曰善惡慶殃俱無餘也。餘慶勸人之善餘殃誡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有不恃慶怠於善者惡人之子能不有恣惡俟其殃者乎。末代之君世祿之人先見萬乘之尊我八音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白璧之富我不知兄弟得道而傳之一有矣字已行不善而失之乃至乎萬乘為匹夫世家為卑隸烏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乎子不善而父伐之石碣是也。母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



母與兄弟不能令子弟之不善又可以恃餘慶於天下乎  
父惡殃子乎父出之而堯貴之虞舜是也母惡殃子乎母  
惡之而父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殃弟乎兄伐而齊立之  
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攻子弟之善而况餘殃可累於  
天下乎且善者天下好之常道也惡者天下惡之亦常道  
也豈有將好惡先必稽其所自哉必不然矣若以勸善懲  
惡為意則當懲報復於身猶慮其不信况欲遠懲於身後  
而取人之信者乎又不然矣昔夫差信伍員初善也任宰  
嚭終惡也初善霸天下終惡滅全吳前慶後殃者皆身也  
太甲放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受拘囚終善獲  
天下前殃後慶亦身也吳之嗣可以前慶後殃殷之嗣可  
以前殃後慶乎予固謂殃慶皆復於身也不復乎子孫也  
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所以貴者道貴也  
所以賤者道賤也道之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辛  
獨夫也餘慶餘殃吾則不信之矣

宜數有報論

李德裕

宣父

集作尼

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

道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信

集作言

富貴在於

天命祿福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

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

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前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

集作

矣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

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

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

也唯不宜以毀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有時來盜有

名器者謂禍福出其集作於胃懷榮枯生其一作於口吻沛然

而安嗑集作盜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

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

居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姓姜不知其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

三集作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集作日天譴譖余者

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矣集作也余嘗三遇異人非

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

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

聘集作愕胎洒然變色隱者似集作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

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集作緣業

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

苑及為中二字集作尸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

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

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集無公字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

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英華作經歲入覲尋又杖鉞南燕秋

暮有邑子于集作王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

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美三者皆

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

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士字集作者

文苑英華

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集作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乎  
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  
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皆集作必達生知  
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  
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集作矣  
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  
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  
火滅溘然而散則無能為矣其達於道集作理者使心不亂  
則精爽常存終始集無此二字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  
躋神明其次精多鬼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  
在此也

禱祠集作祝論

前人

聖人二字集作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

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  
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  
非遍走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畝畝不絕歎  
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  
矣然歲或大旱必命集作令掾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  
嘗不零雨隨車或當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  
祭必間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  
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南集作左黎庶謳謠至今  
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誠集作意上達雨必滂沱

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陰德論

前人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七字蜀本作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魯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邴丞相纔及子顯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邴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邴丞相於史皇孫

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

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稱因赦天

下郡即微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英華作君

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真數有報論非久袁本作非人

禱祠論與天地合德此下袁本有與日眉合明五字未詳

自七百三十一至四百卷此十卷家藏兩鈔本皆缺茲  
從范校本移錄竝得善本更勘口之藏園

校正四十六字

三月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